

第四章 綜合討論、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三節，分別在針對研究結果的意義與研究特色進行綜合討論，並說明研究的結論與建議。其中，第一節在進行研究結果意義與研究特色的「綜合討論」；第二節在陳述本研究之「結論」；第三節則提出有關結果應用與未來研究方面的「建議」。

第一節 綜合討論

本研究歸納相關文獻與推論，提出 CSAAM 來說明「立場對立情境中，個體在對另一方提出的論點做贊否判斷時，存在的傾向、影響因素與認知歷程」。模式中認為當個體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個體對接收到的論點會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同時會受到論點性質本身以及傳送者立場訊息的影響。其中就論點性質而言，論點的立場與品質皆會影響到個體表現的論點贊否反應，順論點或是強論點皆會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然而逆論點或是弱論點則皆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主要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

此外，就傳送者立場訊息而言，模式中認為傳送者立場訊息同時也會影響到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當與個體進行意見討論者是立場對立者時，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可能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在直接影響方面，立場對立訊息會透過反感情緒中介，引發個體對傳送者的反對傾向；在間接影響方面，立場對立訊息亦可能會透過反感情緒中介，干擾到個體對論點品質的處理，使個體傾向將論點知覺得較沒有品質，而間接影響到論點贊否反應。而有關立場對立訊息所產生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皆屬於自動化層面的處理。

最後，整體而言，CSAAM 是屬於平行路徑取向的模式，認為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兩條路徑會同時產生影響。為驗證模式的觀點，本研究執行了七個實驗。以下首先綜合各實驗的結果與意義進行討論，再歸納出本研究的特色。

一、 研究結果意義之討論

(一) 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之直接影響

1. 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皆會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綜合實驗一、四的結果，可以發現當個體在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等兩類的論點性質，皆會直接對受試者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順論點或是強論點較傾向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然而逆論點或是弱論點則較傾向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所進行的推論相當一致（例如 Carter & Simpson, 1970; Petty & Cacioppo, 1979b, 1986, 1996; Zuwerink & Devine, 1996）。換言之，當我們在針對切身相關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一方面若對方提出的論點是支持我們自身立場的論點，那麼我們將會對該論點產生「更容易贊成」，且「更不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然而若對方提出的論點與我們自身立場不一致，那我們將會對該論點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另一方面，若對方提出的論點是較有道理、有說服力的論點時，那麼我們也會傾向對該論點產生「更容易贊成」，且「更不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然而若對方提出的論點較沒有道理、沒有說服力時，那我們則會傾向對該論點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

這樣的結果顯示，我們在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確實會先針對對方所提出論點的內容進行理解或分析，再來判斷我們贊成或是反對該論點的陳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公正客觀的理性討論者，在判斷自己贊成或是反對所接收的特定論點時，所依據的標準應該是針對該論點品質理解與分析的結果，有道理、有說服力的論點就做出贊成的判斷，然而沒有道理、沒有說服力的論點就做出反對的判斷。因此，倘若由此處的結果來看，人在意見討論情境中，似乎亦相當符合 Simon (1955) 在決策研究中對人提出的說明，亦即人類思考的歷程與結果通常不會是全然的理性，而是「有限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換句話說，人在接收他人提出的論點，並對所接收的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一方面

會依據論點所陳述內容是否有道理、有說服力來做出判斷，這顯示出人在進行意見討論時客觀理性的一面；然而，另一方面，人在對所接收的論點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時，同時也會依據論點的陳述與自身支持的立場是否一致，來決定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這則顯示出人在進行意見討論時，較不是那麼客觀理性的那一面。

2. 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

過去許多文獻皆明確提及論點品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例如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Petty & Cacioppo, 1986, 1996），但在論點立場方面，雖然由上述文獻亦可推論這方面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但這些文獻皆沒有直接提及這樣的觀點。

然而，首先由實驗一、四、五、六、七相關測量部分的分析中，發現就個人自身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而言，受試者似乎普遍有相當的覺察，這樣的結果支持除了論點品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之外，論點立場的影響似乎亦較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另外，在實驗五中，同時亦發現監控提醒能夠修正論點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在實驗六、七中，則發現分心作業與時間壓力都會干擾論點立場或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這樣的結果皆顯示論點性質的影響，確實如同本研究依據文獻所推論的（例如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Petty & Cacioppo, 1986, 1996），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換言之，正因如此，這樣的處理比較會被監控提醒修正，也較容易被分心作業與時間壓力所干擾。

3. 小結

綜合言之，本部分的討論說明了我們在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我們確實會依據對論點立場或是論點品質的處理，來決定對該論點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而這方面的處理，會是屬於個體較能夠覺察、較能夠控制，且較耗費認知資源以及時間的意識處理。

另外，在實驗五、六、七的實驗中，雖然驗證了論點性質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但在某些細部的分析上，並未產生如本研究原先預期的結果，這部分的研究結果與意義將在稍後一併進行討論。

(二) 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之直接影響

1. 立場對立訊息會經由反感情緒，直接引發反對傾向

在實驗二的研究結果中，發現當個體在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若對方是個立場對立者，那麼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將會導致個體對對方產生反感情緒，並引發個體對他產生反對傾向，而直接影響到個體在對他的相片進行判斷時，表現出來的贊否反應。在實驗四的研究結果中，亦發現立場對立訊息確實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直接影響到個體表現出來的論點贊否反應。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所進行的推論相當一致(例如 Brehm 1966; Brehm & Brehm, 1981; Burgoon et al., 2002; Covington, 1983, 1984; Heider, 1958; Knowles & Linn, 2003b; Quinn & Wood, 2003; Reeder et al., 2005; Ross & Ward, 1996; Taylor et al., 1997; Turner et al., 1987; Wegener et al., 2003; Zuwerink & Devine, 1996)，亦即當我們在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若對方反對我們的立場，那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將會導致我們對對方產生反感的情緒，並進一步導致我們在對其認同或所屬的人、事、物與觀念進行贊否判斷時，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之反應傾向。而延續上述有關論點性質部分討論的概念，這樣的結果顯示，我們在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似乎會產生一種不太理性的傾向，亦即當對方提出一些論點時，我們可能會不管論點的內容為何，就會較傾向對這些論點做出反對的判斷，較不傾向對這些論點做出贊成的判斷。

2. 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屬於自動化的處理

在實驗三的研究結果中，進一步發現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贊否反應之直接影響」，是與意識處理影響方向不同的自動化處理。而在實驗五、六、七中，更進一步發現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之直接影響」，並不會被監控提醒所修正，也不會被分心作業與時間壓力所干擾。這樣的結果顯示，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確實如同本研究依據文獻所推論的(例如 Gilbert et al., 1995; Kruglanski, 1975; LeDoux, 1996; Quinn & Wood, 2003; Reeder

et al., 2005; Turner et al., 1987; Zajonc, 1980), 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而正因為如此, 這樣的處理並不會被監控提醒所修正, 也不會被分心作業與時間壓力所干擾

3. 小結

綜合言之, 本部分的討論說明了我們在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 我們會自動對立場對立者產生反感的情緒, 並直接引發出想要加以反對的傾向, 而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 會是屬於個體較無法覺察、較無法控制, 且較不耗費認知資源和時間的自動化處理。

(三) CSAAM 概念與意義之討論

1. 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同時直接影響

在先前討論中, 首先提及論點性質會直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這方面的影響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 另外, 立場對立訊息亦會直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引發反對傾向), 這方面的影響屬於自動化的處理。而在過去有關意識與自動化處理雙路徑模式的研究中, 普遍認為個體具備某種條件時(例如有動機與能力)會較傾向走意識層面處理的路徑, 在不符合條件時(例如沒動機或能力), 則較傾向走自動化處理的路徑(例如 Petty & Cacioppo, 1986, 1996; Devine, 1989; Gilbert, 1989)。換句話說, 在過去雙路徑模式的概念中, 似乎普遍較未強調這兩條路徑對社會判斷或說服效果等可能產生的同時影響(Chaiken & Maheswaran, 1994)。然而在本研究實驗四的結果中, 則發現當個體在有動機與有能力的狀況下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進行討論, 且未干擾受試者的論點處理能力), 除了論點性質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外, 立場對立訊息亦同時會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的影響。這樣的結果顯示, CSAAM 依據相關文獻進行的推論獲得了實驗資料的支持(例如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Kunda, 1999; Meyers-Levy & Maheswaran, 2004), 亦即「論點性質的影響」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 與「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這種自動化層面的處理, 確實會並存, 而同時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2. 立場對立訊息亦會自動化干擾論點品質處理，而間接產生影響

在過去雙路徑模式的概念中，較未強調「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兩條路徑會同時產生影響」，其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認為這二條路徑間是互斥的，意識處理可能會壓抑或減弱自動化處理，因此自動化處理不會與意識處理同時產生影響，也不會對其產生干擾（Chaiken & Maheswaran, 1994），而這樣的觀念也可以由一些雙路徑模式的看法獲得支持（例如 Gilbert, 1989; Devine, 1989）。然而在實驗四的結果中，則發現立場對立訊息亦會干擾到個體對論點品質的意識處理，使個體傾向把所接收到的論點知覺得較沒有品質（主要為強論點），再間接影響到其表現出來的論點贊否反應；在實驗五、六、七中，更進一步驗證這種干擾是屬於不會被監控提醒所修正，也不會被分心作業與時間壓力干擾的自動化處理。這樣的結果除了再一次支持「論點性質的影響」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與「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這種自動化層面的處理確實會同時並存外，更進一步支持了 CSAAM 依據相關文獻所進行的推論（例如 Albarracín & Kumkale, 2003;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Kruglanski, 1975; LeDoux, 1996; Zajonc, 1980），亦即立場對立訊息亦會經由反感情緒的中介，自動化干擾到論點品質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而間接影響到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換言之，立場對立訊息亦會對論點品質這種意識的處理產生干擾，而且這種干擾會是屬於個體較無法覺察、較無法控制，且較不耗費認知資源和時間的自動化處理。

3. CSAAM 所蘊含的意義

綜合以上的討論，可知本研究 CSAAM 的概念，獲得了七個實驗資料的支持。當個體在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若傳送者反對個體對此議題的立場，那麼此時「論點性質的影響」這種意識處理的路徑，將會與「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這種自動化處理的路徑並存，且立場對立訊息亦會自動化干擾到論點品質的處理，而間接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那麼，CSAAM 所建構的概念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呢？首先，研究者認為就「人類社會訊息處理歷程」方面的瞭解而言，CSAAM 最主要的意義在於突顯與說

明了人類認知運作的複雜性，亦即人類在處理社會相關的訊息時，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的路徑可能會是平行，而且交互影響的。換句話說，CSAAM 建構的概念說明了：即使在個體有動機和能力來對特定社會訊息進行意識處理時，仍然可能會有其他因素循著自動化處理的路徑，對個體認知運作的結果產生影響（例如論點贊否反應、社會判斷或說服效果等），甚至這些其他的因素亦可能會循著自動化處理的路徑，對意識處理的運作或結果產生干擾。這是一種突顯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路徑會平行存在，且交互影響的觀點，而這種觀點似乎更能貼近人類複雜認知運作的事實。

另外，就「人類日常生活互動歷程與本質」方面的瞭解而言，CSAAM 所陳述的概念，突顯出人類在日常生活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情境中，要進行客觀理性的討論，可能會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因為在這種情境中進行意見討論，人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太能夠覺察與控制的偏誤傾向。

在先前的討論中，曾經提及一個公正客觀的理性討論者，在判斷自己贊成或是反對所接收的特定論點時，所依據的標準應該是針對該論點品質理解與分析的結果。而人在意見討論情境中，往往會是「有限理性」的討論者，其理性之處主要顯現於「個體確實會依據論點是不是有道理，來決定對該論點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不夠理性之處則主要顯現於「個體亦會依據論點和自己的立場是否一致，來決定贊成或是反對該論點」。然而 CSAAM 呈現的概念則進一步突顯出，當人類所面對的意見討論情境，是屬於「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情境」時，這時人可能會變成比「有限理性」更不理性的人。因為此時我們可能會在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下，對另一方產生反感情緒，而這種反感情緒一方面可能導致我們會不管對方所提出的論點內容為何，就對他提出的論點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另一方面，這種反感情緒也會導致我們傾向將他提出的論點看的更沒有道理、更沒有說服力。換言之，當對方是個反對我們所持立場的人時，我們可能會部分失去依據論點有沒有道理，來判斷贊成或反對該論點的能力，而且我們對自己這樣的偏誤傾向通常缺乏覺察，也無法控制。

(四) 監控提醒之影響與意義

1. 監控提醒修正了論點立場的影響，但未促進論點品質的影響

正如同先前討論處所述，首先，實驗五的研究結果大致支持論點立場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確實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因此在對受試者進行監控提醒後，這種「論點立場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將會受到修正，而減弱了順論點所引發的贊成傾向，以及逆論點所引發的反對傾向，而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所進行的推論相當一致（Ashcraft, 2002; Bless et al., 2004; Kunda, 1999; Posner & Snyder, 1975; Shiffrin & Schneider, 1977）。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驗五中並沒有發現在進行監控提醒後，對於論點品質的處理有產生促進的效果。換句話說，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對論點進行判斷後，並沒有讓個體將焦點置放於論點的品質上，而更能依據論點內容的陳述是否有道理、有說服力，再決定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這樣的結果與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所進行的推論並不一致，論點品質這種意識處理的影響，並沒有如本研究所推論的，會因為對受試者進行監控提醒後，而有所促進（Ashcraft, 2002; Bless et al., 2004; Kunda, 1999; Posner & Snyder, 1975; Shiffrin & Schneider, 1977）而造成這樣結果的原因，如同在實驗五討論處所述，研究者認為一方面可能是因為產生了類似天花板效應的現象，亦即論點品質處理對贊否反應的影響已經相當的大，因此能夠因監控提醒，而再加以促進的空間不大；另外，也有可能是因為本研究「監控提醒」的操弄方式，並未明確要求受試者對論點品質進行更審慎的監控和分析，因此受試者的認知資源主要置放於監控與修正自己的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而較未置放於對論點品質進行更審慎的監控和分析，也因此監控提醒較難明顯顯現出促進論點品質影響的效果。以上是本研究提出的可能解釋，然而確定的原因則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與釐清。

2. 監控提醒無法修正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

另外，實驗五的結果亦支持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屬於自動化處理，因此在對受試者進行監控提醒後，這兩種影響都不會因為監控提醒而修正，而這樣的結果亦與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所進行的推論相當一致（例如 Albarracín & Kumkale, 2003; Johnson & Raye, 1981; Wegener & Petty, 1997）。換言之，由於論點立場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因此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對論點進行判斷時，個體便可能在意識的監控下，修正論點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的影響；然而，由於立場對立訊息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皆屬於個體較無法覺察、無法控制的自動化處理，因此即使在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對論點進行判斷後，個體仍無法對這種偏誤進行有效的修正。

3. 研究結果的意義

綜合本部分的討論可知，當我們在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在某些情況中，我們可能會提醒自己不要考慮自身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針對論點進行分析與判斷，而這樣的提醒的確可能讓我們修正自身立場的影響，避免自己依據自身立場就做出判斷。然而，這樣的提醒可能並沒有讓我們更能偵測論點的品質，而依據對方所陳述論點的內容是否有道理、有說服力，來做出贊成或是反對的判斷。另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當對方如果是一個反對我們所持立場的人時，由於我們並不會覺察到自己的判斷已經受到了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因此即使我們在意識中提醒自己要盡量公正客觀的對論點進行分析，可能仍無法充分修正立場對立訊息所造成的偏誤。換句話說，此時我們仍然會在未覺察的狀況下，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而且我們也會傾向將他提出的論點看的更沒有道理、更沒有說服力。

(五) 分心作業之影響與意義

1. 分心作業干擾了論點性質的處理

首先，在實驗六的研究結果中，大抵支持了本研究先前討論處所關心的推論，亦即論點性質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確實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因此也較會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而這樣的結果亦大致與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進行的推論一致（例如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Devine, 1989; Gilbert et al., 1995; Gilbert, Pelham, & Krull, 1988; Petty & Cacioppo, 1986, 1996; Tobin & Weary, 2003）。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實驗結果中支持了論點性質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較會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但是在進一步的分析中，卻發現部分的結果與本研究的預測方向並不相同。在本研究中，原本依據分散注意研究之「訊息處理觀點」，認為分心作業主要會干擾到受試者對於論點立場與品質的理解（例如 Buller, 1986; Haaland & Venkatesan, 1968; 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 Vohs & Garrett, 1968），因此會減弱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然而分析結果卻發現，這樣的效果僅會表現在反對時間的分析上。在贊成時間的分析上，分心作業並沒有顯現出任何的效果，甚至在贊成個數上，更呈現出與本研究預期方向不同的結果，亦即分心作業會導致受試者對「逆、強論點」的贊成個數產生提高的趨勢。

何以在贊成個數與贊成時間的分析上，分心作業對論點性質處理的干擾效果，沒有符合本研究的預期呢？針對這個問題，如同實驗六討論處所述，研究者認為可由分散注意研究之「認知反應觀點」提供適當解釋。就贊成個數方面而言，論點立場或論點品質對於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其經歷的意識處理歷程似乎不是只有單純涉及「理解」而已，可能還會涉及「反駁」的歷程。因此，當分心作業佔據了受試者的認知資源後，除了會影響到受試者對論點的理解之外，也可能會干擾到受試者對論點做出反駁的能力（Reardon, 1991; 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 Taylor et al., 1997），也因此分心組受試者在「最需要有效反駁才能加以拒

絕的逆、強論點」上，會產生贊成個數提升的效果。而這樣的解釋，似乎也可以說明何以在贊成時間的分析上，分心作業對論點性質處理的干擾沒有顯現出任何效果。亦即或許因為分心作業干擾了受試者有效反駁的能力，導致個體對一些原本會做出反對判斷的「逆、強論點」，改而做出贊成的判斷。而因為對這些論點的贊成判斷是經歷一些本研究未預期的其他處理才做出的，故將這些論點的贊成時間一併納入分析後，才會導致贊成時間上產生不符合本研究預期的結果。

綜合言之，本部分說明了分心作業確實可能會干擾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而減低論點立場或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然而這種效果主要只會表現在反對時間上。在贊成個數與贊成時間上，因為分心作業佔據了個體的認知資源，因此同時會使個體的反駁能力降低，而這樣的歷程將導致個體對「逆、強論點」的贊成個數產生提高的趨勢。而且由於個體對這些「逆、強論點」的贊成判斷是涉及更複雜的歷程而產生，也因此將導致在贊成時間上，無法做出明確預測。以上針對本部分的分析結果提供了可能的解釋，然而其確定的原因則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與釐清。

2. 分心作業無法干擾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

實驗六研究結果亦支持了本研究先前討論處所關心的推論，亦即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確實是屬於自動化處理，因此也不會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立場對立訊息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卻不如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所推論的，會因為分心作業干擾，而產生加大的趨勢（Devine, 1989; Gilbert, 1989; Gilbert et al., 1995; Gilbert, Krull, & Pelham, 1988; Gilbert, Pelham, & Krull, 1988; Tobin & Weary, 2003）。

針對這樣的結果，研究者認為其原因或許如同實驗六討論處所述，可能是因為本研究和過去研究所探討的自動化議題不同所導致。換句話說，本研究探討的議題，主要是要求受試者針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進行判斷，而因為這種議題並不是會被意識所壓抑的社會禁忌議題，而且受試者在進行論點判斷時，立場對立訊息的自動化影響，也與受試者有沒有認知資源去覺察其他修正訊息較無關

係，也因此即使受到分心作業的干擾，這種自動化影響也不會有加強的傾向。同樣的，這樣的解釋也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加以驗證或釐清。

3. 研究結果的意義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當我們在分心的情況中，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可能會導致我們對於論點性質方面的處理受到影響。此時一方面因為分心作業會干擾到我們對論點的理解，而影響到我們對論點做出反對判斷的時間，因此我們將只花較少的時間，就會對那些和自己立場一致或是有道理的論點做出反對的判斷，但是卻可能要花多一點的時間，才能對那些和自己立場不一致或是沒有道理的論點做出反對的判斷。另一方面，分心作業也會干擾到我們對論點的反駁能力，也因此我們會變得更能對那些「與我們自身立場不一致，但是卻是有道理的論點」做出贊成的判斷。由這個角度來看，分心作業的干擾，卻似乎反而讓我們變得較為客觀理性了。而這樣的結果似乎亦可以反映出一個值得思考的概念，亦即有時我們會對於一些「與自身立場不一致，但是卻是有道理的論點」做出反對的判斷，可能並不是因為這些論點真的沒有道理，而是因為我們能夠找出理由，來對這些論點做出有效的反駁。換言之，雖然有時我們能夠找出理由來反駁一些論點，但並不代表這些被我們反對的論點，就是一些沒道理的論點，這些論點可能也是很有道理的，我們會加以反對，只是因為這些論點和我們自身立場不一致，且我們又能對這些論點做出有效的反駁而已。

此外，當對方如果是一個反對我們所持立場的人時，由於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因此我們在進行論點判斷時，若同時必需進行其他分心作業，這種立場對立訊息所造成的偏誤還是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換句話說，我們仍然會在未覺察的狀況下，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而且我們也會傾向將他提出的論點看的更沒有道理、更沒有說服力。因此依據這方面的結果，可知當我們在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分心作業的干擾雖然不會加大我們不客觀理性的傾向，但也不會減少我們的這種傾向。

（六）時間壓力之影響與意義

1. 時間壓力減弱了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

首先，在實驗七的結果中，由反對時間的分析來看，時間壓力似乎減弱了論點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而由贊成時間與反對時間的分析來看，時間壓力亦減弱了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這樣的結果大抵支持了本研究先前討論處所關心的推論，亦即論點性質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確實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因此也較會受到時間壓力的干擾。換句話說，由於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是屬於意識層面的處理，因此當個體進行論點判斷時，若存在著必需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這種時間壓力將會影響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而減弱了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會表現在個體對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的反應時間上。

以上的結果大致與本研究依據相關文獻進行的推論一致（例如 Ashcraft, 2002; Chaiken, 1980;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Kunda, 1999; Petty & Cacioppo, 1996; Ratneshwar & Chaiken, 1991）。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實驗七贊成個數的分析結果方面，並沒有如本研究所預期，發現時間壓力會顯現出對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處理的干擾效果。何以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研究者認為或許如實驗七討論處所述，可能是因為在本研究的時間壓力的操弄中，並未限制每一個論點的呈現時間，而是持續呈現論點供受試者理解、思考，直到其做出判斷為止。而這種操弄方式雖然會加速受試者對於論點處理的速度，但是就該論點最後的判斷結果而言，受試者還是會有足夠的時間完成對論點的理解與思考，再做出判斷。而或許正是因為這樣的原因，時間壓力在干擾論點立場影響方面的效果，較不容易顯現在對論點的判斷個數上。另外，在實驗七贊成時間方面的分析中，也沒有發現時間壓力會顯現出對論點立場處理的干擾效果。針對這個現象，研究者並沒有想出適當的解釋，因此是否確實會有這樣的現象，或是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究竟為何，有待未來研究進一步驗證與釐清。

此外，實驗六的結果中發現，分心干擾會增加受試者對「逆、強論點」的贊成個數，那麼何以實驗七的結果中，並未發現時間壓力的干擾也會產生這樣的結果呢？研究者認為或許如實驗七修正預測處所述，分心干擾會增加受試者對於「逆、強論點」的贊成個數，可能是因為當要求受試者在進行論點判斷時，要同時記住一些數字，而使個體沒有足夠的認知資源來產生有效的反駁（Petty & Brock, 1981; Stiff, 1994; Stiff & Mongeau, 2003）。然而就時間壓力的干擾而言，實驗七主要是透過要求受試者盡快做出判斷進行操弄，在這樣的操弄方式中，受試者僅存在著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而無其他額外的事項佔據受試者的認知資源，因此本研究認為可能是因為這樣的操弄方式，並不會干擾到受試者產生有效反駁的能力，也因此實驗七中，沒有發現時間壓力會增加受試者對於「逆、強論點」贊成個數的傾向。

最後，在實驗七討論處亦提及時間壓力對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處理時間的干擾效果，存在著另一種可能的解釋，亦即在判斷時間的測量上產生了類似地板效應的現象。例如就為何「有壓力」組對於順論點及逆論點「反對時間之間的差異」會小於「無壓力」組而言，有可能正是因為受試者對順論點的反對時間原本就比較久，能被時間壓力加速的空間比較大，而對逆論點的反對時間原本就比較短，能被時間壓力加速的空間也比較小，因此在進行時間壓力的操弄後，「有壓力」組對於順論點的反對時間會大幅加速，但對於逆論點的反對時間則因為已接近個體對論點做出判斷的最快時間，因此能加速的空間沒有那麼大，也因此導致「有壓力」對於順論點及逆論點「反對時間之間的差異」會產生小於「無壓力」組的趨勢。而如實驗七討論處所述，雖然這種說明亦無法解釋本研究其他考驗結果，但由於本研究中，亦未有具體設計去排除這種替代的解釋，因此這或許亦是導致實驗七結果的一種可能原因，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釐清。

2. 時間壓力無法干擾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

在實驗七中，原本依據相關文獻推論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因此將會因為受到時間壓力干擾而變大（例如 Ashcraft, 2002; Chaiken, 1980;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 Kunda, 1999; Petty & Cacioppo, 1996; Ratneswar & Chaiken, 1991）。然而，在進行實驗六的探討後，

發現立場對立訊息產生的自動化影響，可能與個體的意識處理較無關係，因此實驗七將此部分預測修正為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不會因為受到時間壓力的干擾，而有任何改變。而在實驗七的研究結果中，確實進一步驗證了這樣的修正預測，立場對立訊息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並不會受到時間壓力的影響而有任何改變。換句話說，這樣的結果支持了立場對立訊息對個體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皆屬於運作快速的自動化處理，而且由於這種自動化處理與個體的認知資源並無關係，因此即使當個體進行論點判斷時，若同時存在著必需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這種時間壓力對立場對立訊息可能造成的偏誤，還是不會產生任何影響。

3. 研究結果的意義

綜合以上討論可知，當我們處於必需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中，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他人進行意見討論時，這種時間壓力將會影響到個體對論點的理解，而減弱了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而這種影響主要會表現在個體對論點進行贊成或是反對判斷時的反應時間上。此時一方面，我們對於順論點與逆論點的反對時間，會呈現出較沒有差異的現象；另一方面，我們對於強論點與弱論點的贊成時間或是反對時間，亦皆會呈現出較沒有差異的現象。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要求盡快做出判斷」的時間壓力，對於論點性質或是論點品質處理的影響，皆較不會表現在個體最後的判斷個數上。

除此之外，當對方如果是一個反對我們所持立場的人時，由於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所造成的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因此即使我們在進行論點判斷時，同時存在著必需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這種立場對立訊息所造成的偏誤還是不會受到任何影響。換句話說，即使我們在進行立場對立討論時，同時存在著必需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我們仍然會在未覺察的狀況下，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的反應傾向，而且我們也會傾向將他提出的論點看的更沒有道理、更沒有說服力。因此依據這方面的結果，可知當我們在對立場對立者提出的論點進行判斷時，時間壓力的干擾雖然不會加大我們這種不客觀理性的傾向，但也不會減少我們的這種傾向。

二、 本研究主要特色

(一) 探討立場對立情境之論點贊否反應，希望引導人成為客觀理性的討論者，而非著重說服效果

過去溝通、說服相關研究的焦點大多置放於態度、行為改變等說服效果 (Burgoon et al., 2002; Hass, 1981; Perloff, 2003; Stiff & Mongeau, 2003; Taylor et al., 1997)。然而由於在日常生活中，人常常會遭遇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情境，在這種情境中，人可能會存在著一些不客觀理性的意見討論傾向，甚至這種情境也容易引發人際的緊張。因此，本研究認為如何引導人在立場對立意見討論過程中，成為更客觀理性的討論者，亦是相當值得關注的議題。故本研究將焦點置放於釐清「立場對立情境中，個體在對另一方提出的論點做贊否判斷時，存在的傾向、影響因素與認知歷程」等相關問題，希望有助於引導人在這種情境中，成為更客觀理性的討論者。

(二) 採平行路徑取向建構並驗證 CSAAM

在過去有關社會判斷與說服的雙路徑模式中，普遍認為當個體有動機與能力時，會較傾向走意識處理的路徑；若沒有動機或能力時，則會較傾向走自動化處理的路徑。換句話說，在以往的雙路徑模式中，似乎較未強調「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這兩條路徑同時產生影響」的概念 (Chaiken & Maheswaran, 1994)。然而本研究則較強調這樣的概念，認為「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這種意識層面的處理，以及「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這種自動化層面的處理會同時並存。簡言之，本研究採用平行路徑取向來建構 CSAAM，而這樣的概念也獲得了實徵資料的驗證。

(三) 突顯自動化處理亦會對意識處理的運作產生干擾

在以往的雙路徑模式中，較未強調「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兩條路徑會同時產生影響」的概念，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這些模式傾向於認為意識處理會壓抑或減弱自動化的處理（Chaiken & Maheswaran, 1994）。換句話說，在以往的雙路徑模式中，明確提及意識處理可能會對自動化處理產生影響。然而，這些模式似乎亦較未強調「自動化處理對意識處理運作可能產生干擾」這樣的看法。本研究則認為就「立場對立情境的論點贊否反應」而言，自動化處理的因素亦可能對意識處理的運作產生干擾。換言之，CSAAM 認為立場對立訊息亦會自動化干擾個體對於論點品質的處理（干擾意識處理的運作），而間接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這樣的觀念也獲得了實徵資料的支持。

(四) 採用反應個數、反應時間的紀錄與分析進行探討

過去溝通、說服的研究中，或許因為較關心的是態度、行為改變等說服效果（Burgoon et al., 2002; Hass, 1981; Perloff, 2003; Stiff & Mongeau, 2003; Taylor et al., 1997），因此大多是透過一些態度測量工具（例如量表）（Petty et al., 1981b）或具體的行為後果（例如購買行為）來進行說服效果的測量，較少採用反應個數、反應時間等測量方式來進行探討。然而由於本研究焦點主要置放於釐清「個體對所接收論點進行贊否判斷時的傾向、影響因素與認知歷程」等相關問題，此主題因為較關心個體對每一個論點所進行贊否判斷的結果與歷程（而非最終態度或行為改變的說服效果），所以相當適合使用反應個數與反應時間做為測量方法。因此本研究在探討研究中關心主題時，主要採用此種認知反應的測量方式做為測量方法。

第二節 結論

一、CSAAM 獲得了實驗資料的支持

當個體在針對切身相關的議題，與立場對立者進行意見討論時：

(一) 論點性質會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的影響，而此種影響是屬於意識的處理

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等兩類的論點性質皆會直接影響到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其中順論點或是強論點傾向引發個體的贊成傾向，使個體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然而逆論點或是弱論點則傾向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使個體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而有關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是屬於意識的處理。

(二) 立場對立訊息會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直接與間接的影響，而此種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

在直接的影響方面，立場對立訊息會透過反感情緒的中介，引發個體對傳送者的反對傾向，而導致個體做出贊成判斷的反應受到抑制，做出反對判斷的反應受到活化。在間接的影響方面，立場對立訊息亦會透過反感情緒的中介，而干擾到個體對論點品質的處理，使個體傾向把所接收到的論點知覺得較沒有品質（尤其是強論點），間接影響到其表現出來的論點贊否反應。而有關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是屬於自動化的處理。

(三) 論點性質與立場對立訊息會同時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影響，以及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會是同時存在的。這樣的概念顯示，就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情境而言，意識處理的路徑與自動化處理的路徑會同時存在，而直接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而且自動化處理的路徑也會對意識處理的路徑產生干擾，而間接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

二、 監控提醒 分心作業與時間壓力對論點贊否反應之影響

(一) 監控提醒可修正論點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但無法促進論點品質的影響，也無法修正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

當提醒個體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對論點進行判斷時，個體便可以在意識的監控下，修正論點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的影響，然而這樣的提醒，並無法促進論點品質的影響。另外，這樣的提醒亦無法修正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自動化偏誤影響。

(二) 分心作業會干擾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但不會干擾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

當個體進行論點判斷時，若同時進行其他的分心作業，那麼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處理皆會受到干擾。在反對時間的結果中，發現分心作業會干擾受試者對論點的理解，而減弱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然而在贊成個數的結果顯示，分心干擾會提高個體對那些「與自身立場對立，卻是有道理的論點」做出贊成判斷的傾向。另外，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自動化偏誤影響，並不會因分心作業的干擾，而產生任何的改變。

(三) 時間壓力會減弱論點性質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但不會干擾立場對立訊息的影響

當個體進行論點判斷時，若同時存在著必需盡快判斷的時間壓力，那麼論點立場與論點品質的影響皆會受到干擾。在反對時間的結果中，發現分心作業會干擾個體對論點的理解，而減弱論點立場的影響；而在反對時間與贊成時間的結果中，則同時發現分心作業會干擾個體對論點的理解，而減弱論點品質的影響。另外，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的自動化偏誤影響，並不會因時間壓力的干擾，而產生任何的改變。

第三節 建議

以下歸納本研究之發現，分別提出研究結果應用與未來相關研究的建議：

一、研究結果應用的建議

以下依據本研究之發現與討論，分別針對意見討論過程中之接收者、傳送者以及青少年教育溝通議題，提出研究結果應用方面一些初步的建議：

(一) 對於接收者的建議

1. 監控自身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盡量將焦點置放於論點品質

一個公正客觀的理性討論者，在判斷自己贊成或是反對所接收的特定論點時，所依據的標準應該是針對該論點品質理解與分析的結果。然而，本研究結果顯示，論點立場亦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因此我們在意見討論過程中，應留意並監控自己的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產生的影響，以避免因自己立場的影響，而對所接收的論點做出錯誤的判斷，產生不理性的決定或是不好的後果。

2. 瞭解立場對立訊息對自己論點贊否反應可能造成的偏誤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當傳送者為立場對立者時，那麼這種立場對立訊息除了將在個體沒有覺察的情形下，導致個體對傳送者產生「更不容易贊成」且「更容易反對」之反應傾向外，也會導致個體把傳送者提出的論點看的較沒有道理。因此，我們在進行意見討論時，應瞭解立場對立訊息對自己可能造成的偏誤影響，避免對所接收論點做出錯誤的判斷，產生不理性的決定或是不好的後果。

3. 瞭解監控提醒能修正論點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但可能無法促進論點品質的處理，也無法修正立場對立訊息的偏誤影響

在意見討論過程中，有時我們會提醒自己要公正客觀，做一個理性的討論者。這樣的監控提醒的確可能會降低我們自身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使我們變得較為客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提醒可能並無法讓我們更能依據論點

的品質進行判斷。而且，當對方若是一個立場對立者時，即使我們會提醒自己要
做一個理性的討論者，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做出的判斷就會是客觀理性的，因為這
樣的監控提醒可能無法修正立場對立訊息造成的偏誤影響。

4. 瞭解在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情境中，分心干擾對於論點贊否反應影響的 利弊之處

首先，分心作業的干擾可能導致我們對論點的理解能力下降，而減弱了論
點立場與論點品質對論點反對時間的影響。這樣的結果若由論點立場的角度來
看，我們似乎反而會因為分心作業，而顯的較為客觀；然而，若由論點品質的角
度來看，我們則似乎會變得較沒辦法去分辨論點的品質。其次，分心作業亦可能
干擾我們的反駁能力，而導致我們對一些「與我們自身立場不一致，但卻是有道
理的論點」，有更高的傾向做出贊成的判斷。而由這個角度來看，我們亦似乎反
而會因為分心作業的干擾，而顯的較為客觀理性。最後，立場對立訊息造成的偏
誤，亦不會因分心作業的干擾而產生任何變化。由以上的說明可知，分心干擾對
於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似乎有利也有弊，而瞭解分心干擾所可能產生的利弊之處
後，將有助於提醒我們未來在這種情境討論時，要更能留意論點的品質，避免不
理性因素的偏誤影響。

5. 避免在有時間壓力的情況下進行意見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時間壓力雖然會干擾我們對論點的理解能力，降低我們自
身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但是也會讓我們對論點品質的處理受到干擾，使
我們較無法依據論點的品質做出理性的判斷。除此之外，立場對立訊息造成的偏
誤，亦不會因時間壓力的干擾而產生任何變化。因此，我們似乎最好不要在有時
間壓力的情境下進行意見討論，避免我們可能因此而對所接收的論點做出錯誤的
判斷，產生不理性的決定或是不好的後果。

（二）對於傳送者的建議

1. 使用順論點與強論點較能獲得接收者的贊成

在與他人意見討論過程中，若要獲得接收者對所提出論點的贊成，最好採用順論點或是強論點。若所提出的論點為逆論點或是弱論點，可能會引發接收者的反對傾向，因此在提出這類性質的論點時，可預先做好心理準備。

2. 避免引發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氣氛

立場對立訊息可能會引發接收者產生反感情緒與無法覺察的反對傾向，而使溝通效果變差。因此，在與立場相反的接收者進行意見討論時，似乎最好能避免傳遞出「自己的立場與其相反，自己反對其立場」這類的訊息，而盡量透過論點內容的陳述與分析，來獲得接收者的贊成。

3. 避免採用會升高對立程度與反感情緒的溝通方式

在立場相反的意見討論情境中，若採用不當溝通方式，可能會升高意見討論雙方的對立程度，與接收者的反感情緒，使溝通變的事倍功半。例如立場對立者若明確表明溝通目的是要「教導、改變」接收者，這種突顯溝通意圖的強制性溝通方式，可能會升高雙方的對立程度與接收者的反感情緒，而使溝通效果變差。因此，在與他人進行立場相反的討論時，似乎最好避免採用這類不當的溝通方式。

4. 提醒接收者公正客觀的進行意見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提醒接收者不要考慮自己的立場，要公正客觀的進行討論，確實能夠降低接收者自身立場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因此，在與接收者進行意見討論時，適度提醒接收者要公正客觀的進行意見討論，將可能能夠減少接收者依自身立場就做出判斷的傾向。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樣的提醒未必能導致接收者更能依據論點的品質進行判斷，也沒有辦法讓其對立場對立訊息造成的偏誤影響，做出充分的修正。

5. 依據自己的論點內容，判斷是否要在接收者分心忙碌時提供論點

研究結果顯示，若我們提出的論點是「與接收者立場不一致，但卻是有道理的論點」時，似乎可嘗試在接收者較分心忙碌時提出。因為此時接收者的反駁能力可能會受到干擾，而使這種性質的論點變得較容易獲得贊成。

6. 避免在接收者有時間壓力時進行意見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時間壓力可能會干擾個體對論點的理解能力。這樣的干擾雖然不見得會顯現於最後的判斷個數上，但卻會減低論點品質對論點判斷時間的影響。因此若要與接收者進行客觀理性的討論，似乎最好避免在有時間壓力的狀況下，與其進行意見討論。

（三）對於教育溝通議題的建議

1. 培養學生上述有關溝通方面的知識與技巧

可在相關課程中，融入上述有關傳送者與接收者的溝通技巧，以提升學生在溝通方面的能力與技巧。

2. 使用能提升溝通效果的溝通方式，避免採用減損溝通效果的不當方式

綜合上述相關概念，可知要提升與學生溝通方面的效果，最好能在溝通時多使用強論點，且能適度的提醒學生要進行公正客觀的討論。另外，與學生在進行立場相反的溝通時，最好能避免引發立場對立的意見討論氣氛，也要避免使用會升高對立程度與學生反感情緒的溝通方式。另外，若準備的論點是屬於「與學生立場不一致，但卻是有道理的論點」時，則也許可以在學生有分心干擾的狀況下提出，可能可以獲得較好的效果。

3. 對教育領域溝通現狀的建議

以上的看法，亦能對現在教育領域的溝通現狀，提出一些具體反思方向與建議。例如 Burgoon 等人（2002）指出在公共衛生的現狀中，多是使用「明顯意圖的方式」來對青少年進行宣導。而由本研究的結果來看，這樣的溝通方式可能會升高彼此對立程度與青少年的反感情緒，反而可能導致溝通事倍功半。

二、未來研究的建議

以下依據本研究之發現、方法與限制等提出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一) 模式中各路徑影響可再深入進行強度的推論

CSAAM 主要在釐清立場對立訊息、論點立場、論點品質等變項對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歷程，但是卻未針對各路徑影響的強度進行深入推論與解釋，未來研究或許可針對此部分議題，再深入進行探討。

(二) 可就模式中變項的其他層面或其他相關變項進行延伸

CSAAM 屬於平行路徑的模式，未來研究或許可以就模式中變項的其他層面，或其他相關變項進行延伸。例如在立場訊息方面，可納入立場一致的情境；另外，也可納入傳送者、接收者特質或傳送方式等相關變項，以進一步釐清這些變項對論點贊否反應可能產生的同時影響。

(三) 以其他方法驗證立場對立訊息確實會降低個體對論點品質的知覺與評價

在本研究的推論中，提及立場對立訊息會對論點品質的處理產生干擾，使個體傾向把所接收到的論點知覺得較沒有品質，再間接影響到其表現出來的論點贊否反應，而本研究主要藉由贊成個數的分析來驗證上述的推論。然而由於本研究並未針對「對立」組所知覺的論點品質進行直接測量，因此未來研究可透過 Likert 量表形式或是其他方法（例如測量對這些論點的記憶與想法），來測量受試者對於論點品質的知覺或評價，以提供上述推論的直接證據。

(四) 可考慮採用量表形式做為依變項測量方式

本研究特色之一主要是採用反應個數與反應時間等認知反應的紀錄與分析，來探討本研究關心的議題，這樣的方式也的確發現一些有趣的結果。但是另一方面，本研究反應個數與反應時間的紀錄與分析似乎亦有其限制，例如這樣的測量方式會比較耗力費時，且在反應時間的測量方面，在某些性質的論點上容易

產生缺失值（例如對順、強論點按反對，對逆、弱論點按贊成），有些地方的分析結果似乎也呈現出不夠穩定或不一致的結果。建議未來研究亦可採用 Likert 量表形式，做為這類研究依變項的測量方法，亦即透過讓學生針對不同性質論點進行說服力或是有道理程度的評定，來探討本研究關心的議題。

（五）以不同的研究對象、主題與方法來重複驗證研究結果

本研究主要以高中生為對象，以公布或取消成績排名做為討論議題來驗證 CSAAM。未來研究可嘗試以不同階段個體為研究對象（例如成人），以其他的主題做為討論的議題（例如支持兩邊立場人數更為對稱的議題或政治議題），甚至採用不同的研究設計或分析方法（例如徑路分析），來重複驗證本研究的發現。

（六）進一步探討論點品質的影響是否可被意識監控所促進，且立場對立訊息造成的偏誤影響，是否可被意識監控所修正

實驗五發現，監控提醒並無法促使受試者更能依據論點的品質進行判斷，也無法充分修正立場對立訊息對論點贊否反應造成的影響。本研究認為可能原因之一是因為監控提醒的操弄方式，並沒有促進受試者將認知資源置放於論點品質，也沒有讓受試者覺察到自己的偏誤傾向。未來研究可嘗試透過直接告知受試者注意論點品質以及立場對立訊息偏誤影響的存在，以瞭解論點品質的影響是否可被意識監控所促進，甚至立場對立訊息的偏誤影響，是否可被意識監控所修正。

（七）探討分心作業對於論點贊否反應的影響與歷程

本研究在分心作業的實驗中，發現在贊成個數與反對時間方面呈現出較不一致的結果，且在贊成時間的分析並未有顯著的效果。本研究認為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分心作業除了干擾了受試者對論點的理解之外，亦可能干擾了受試者對論點的反駁歷程。未來研究可進一步驗證此部分的解釋是否能夠得到實徵資料的支持。且由於這兩種看法分別是過去說服領域分散注意研究中，認知反應觀點及訊息處理觀點所支持的解釋，因此這方面的探討或許也有助於在分散注意研究的爭議中，提出折衷解釋。

(八) 相關研究可考慮採用反應個數與反應時間做為測量方式

本研究透過反應個數與反應時間的測量來驗證 CSAAM, 結果顯示反應個數與反應時間的紀錄與分析結果, 確實提供了一些相當有意義的訊息。因此, 這方面資料的紀錄與分析, 似乎是相關研究可以採用的一種測量方式。

(九) 尋求論點贊否反應與說服效果之關連

過去溝通、說服研究較關心的主要是態度或行為改變等說服效果, 然而本研究較關心的則是態度或行為改變前, 個體對所接收個別論點進行的贊否判斷。事實上, 個體對所接收論點的贊成或是反對判斷結果, 應與其後續的態度或行為改變有著相當密切的關連。因此, 個體對每一個所接收論點的贊成或是反對判斷結果, 是如何總和, 而影響到態度及行為的變或不變, 應是值得瞭解的議題。

(十) 採用平行路徑取向來架構態度改變相關模式

CSAAM 發現了意識處理與自動化處理確實可能會同時產生影響, 甚至自動化處理也會對意識處理產生干擾。然而在以往有關態度改變的雙路徑模式中, 似乎較少強調兩條路徑同時產生的影響, 及自動化處理對意識處理的干擾, 因此未來態度相關模式或許亦可朝向平行路徑取向的角度, 去拓展研究方向。

(十一) 立場對立研究可延伸至社會推論、評價等相關研究

本研究依據相關理論, 推論立場對立訊息可能會引發個體的反對傾向。而由實驗二到實驗七的其他相關測量分析的結果, 可知這些理論的觀點大多獲得了驗證。例如立場對立訊息可能引發受試者的反感情緒(例如 Brehm1966; Brehm & Brehm, 1981; Heider, 1958; Reeder et al., 2005; Ross & Ward, 1996; Turner et al., 1987), 使受試者產生自我中心動機歸因 (Reeder et al., 2005), 甚至讓受試者認為立場對立者是較不客觀理性、較沒知識的人, 其對此議題的瞭解較不客觀等 (Ross & Ward, 1996)。而這樣的結果顯示, 立場對立訊息除了會對個體的論點贊否反應產生影響外, 似乎也會導致個體在社會推論或評價方面, 產生一些偏誤的傾向。未來研究似乎亦可由這個方向進行延伸, 釐清立場對立訊息或是反感情緒等因素, 可能對哪些方面的社會推論或評價產生影響。